

典藏大家

名人的嘴

实际上名人也往往都是「名嘴」，这是因为名人练嘴的机会特别多，他们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境遇，碰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多是难题，时间一长嘴皮子自然就练出来了。

蒋子龙◎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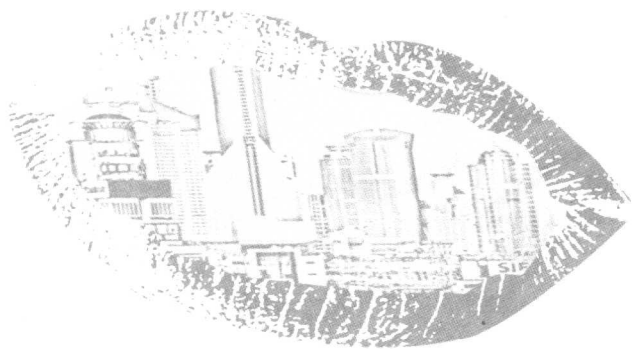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人的嘴

蒋子龙◎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典藏大家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的嘴/蒋子龙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96-2865-3

I. 名... II. 蒋...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313 号

名人的嘴(典藏大家)

蒋子龙 著

责任编辑:秦 雯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6.75

字 数:15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65-3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蒋子龙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乔厂长上任记》《拜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多年来，蒋先生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散文随笔方面，创作了大量精品佳作。其文笔诙谐幽默且立意独特，深受读者的好评。



名人的嘴

录

第一篇 城市的性情

城市的霸气	002
城市的精神	005
城市的文脉	009
城市的情场	013
遍地飞机场	016
草的对话	021
透绿	025
圆的图腾	028
城市和塔	032
铁窗外的城市	035
小区的风景	039
马路游击队	043
天津性格	047
东南西北 横平竖直	052
燕子	055
领略“大话文化”	057

据调查、据统计	061
---------------	-----

第二篇 城市中的人

美女经济学	066
选美和四环素牙	071
征友不征婚	074
寻找悍妇	077
打造男人	080
恶人之死	083
名人的嘴	087
会议经济学	090
经济调节	095
情境领导	099
娱乐经济	103
文化——这个筐	106
接触的艺术	110
心穷	113
代.....	117

阴柔的笔记本	120
关于“称呼”	123
“草根”何以能热	126
假如你不是天才	130
警惕被“边缘化”	133
何必厚此薄彼	135
零工资挑战什么	138
话里话外	140

第三篇 城市的狂欢

感受“生命之巅”	150
“道德足球”宣言	152
不祥的吉祥物	155
球迷分类	158
“万人迷”之谜	160
口水世界杯	162
女球迷迷的是什么	164
欢乐看细节	166

球,草根与豪门的对决	169
遍地“伟大”	172
齐达内的悲哀	175
世界杯上拉郎配	178
谁挨骂最多	180
向塞黑致敬	183
眼泪世界杯	186
阳光灿烂——巴西队	189
中国足球有望啦	192
足球爱算卦	195
“国嘴”和国情	198
足球的本质	201
这就是足球	204
足球命运	207
后世界杯症	210

城市的霸气

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应该说我们也享有过这样的幸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包括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临安、明代的南京、清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那么现在呢? 由世界著名旅游杂志《CONDENAST TRAVELER》评选出的“世界现代新建筑奇观”的排名榜上,没有一座中国建筑。相反,建筑学界倒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种现代城市流行病正在蔓延:“自 1980 年代开始,建筑设计规划领域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城市化缺乏理想的模式,在建设中丧失自我,失魂落魄,致使许多城市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它的历史和文化了。”

比如,贪大求多,城市像摊煎饼一样向四外蔓延。马路比鞋子破得还快,楼比草长得还快,见缝插针有块空地就盖成房子,时时处处都能感到建筑物对人的挤压和蔑视,城市像注水的肉一样肿胀起来。现代人喜欢这种浮肿式的膨胀,喜欢当老大,什么都要大。单位大、权力大、资产大,因此房子就得大。财大气粗,要在建筑上体





现出一种霸气，楼要又高又大，台阶要多，高高在上，傲视群民。

别看现代城市建筑表面上张狂，骨子里却有股子穷气。谁有钱谁就是大爷，想在哪儿建楼就在哪儿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设计师，他们想盖个什么样的玩意儿谁也管不着……于是规划和建筑上的城市病，又带来了城市人口剧增，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热岛效应，交通拥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

眼下像大兵团一样向往城市、涌到城里来干活的人，却并不一定喜欢城市，更不会把城市当做自己的。许多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其骨子里也未必就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潜意识里总觉得城市永远不属于外来人。那么现在的城市里还有多少“土著”呢？即便是这些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土著”，回答这个问题时也很迟疑：城市这么大、这么杂，什么人都有，怎么可能傻到认为城市是自己的呢？

这就怪了，外来人和土生土长的城里人都不觉得城市是自己的，那么城市是谁的呢？

城市属于欲望。现代人的各种欲望都想通过城市实现，是人的欲望的膨胀导致了城市病态般的膨胀，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的竞争，疯狂的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

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阶层居住在城市里。可是，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字，目前全球 10 亿赤贫人口中的 7.5 亿，同样也是生活在居无适宜住所也无基本福利设施的城市地区。

你看看，“大”的东西暗影也多。任何“大”，也必有其“小”的一面。

现代城市流行病还有一显著症状：急功近利，照抄照搬，彼此相



像,个性消失。前不久一位朋友乔迁新居,请我去“稳居”,进门后感到非常眼熟,细一看才发现跟珠海我孩子的房子一模一样。这令我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建筑设计是批量生产的,从南到北,无论城市大小,建筑都是用标准件、复制品组装起来的。

难怪现在的城市面孔都差不多,楼房差不多,街道差不多,广告招牌差不多,连那个惨白的麦穗灯都大同小异……

一个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新建的县级市,有着绝佳的自然环境,却盖了一些在哪里都能看得到的俗楼,令人无比痛惜。“养在深闺人未识”,至少应该把最宝贵的东西还保留着,保持着自然的清新、美妙、纯洁和质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规划好就急于开发,如同把一个少女丢进了欢场,涂脂抹粉,忸怩作态,世面是见过了,可自身最大的优势、最宝贵的东西也丢掉了,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

还有一些著名的古城,也都弄成了千篇一律的“石屎森林”。比如成都,曾经是个非常迷人的城市,个性强烈,特点突出。十几年没去,现在变得那个大呀,我在市区内穿行,看到的是在哪里都能见到的楼房,让我常常产生是行走在天津大街上的感觉。有人说,如果事先不告诉你城市的名称,直接把你放到各个城市的市区,你绝对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城市的特色在一个个地消失,成了“拙劣的堆积物的拙劣复制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医治现代城市病还要从根上来,切忌大哄大嗡地猛下虎狼药,重蹈覆辙掀起新一轮的大拆大迁热。





城市的精神

城市是有灵魂的。当然也有肢体,有记忆,可遗传,可延续……

这灵魂就是一种精神,渗透于每一座建筑和每一条街道,给每一个栖身于这座城市的人以温暖和支持,使他们对这座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对生活特有的感悟和态度。

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化。这文化的魂魄由城市的历史风俗和地理特点所铸造。甚至可以说,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现象: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以及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勃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弘的无穷蕴藉……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即西方人所说的,“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

但养育文化的,却是人的心灵。

人的心灵也会对城市面貌不断地进行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

反过来,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化的千支万脉都与城市相连,城市汇集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浩繁、奇特,充满诱惑。致使矛盾的现代



人,既希望城美如乡,又希望乡富如城,既希望地球城市化,又希望城市乡村化……

无休止的贪欲使城市急剧膨胀,膨胀得仿佛丢了魂儿。城市找不到魂儿,城市人的精神就会涣散,这似乎在证实现代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潜藏的危机就越大。作为人类智慧的奇迹并给历史发展带来无限契机的城市,很可能将变为卢梭所说的“人类的垃圾堆”。

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现实,有的有灵魂,有的没有灵魂,或者说有的城市曾经有过灵魂,后来搞丢了,有的过去没有灵魂,现在有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认真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城市或自己所熟悉的城市,哪个是有灵魂的,哪些城市的灵魂正在丢失。即使不能一下子条畅明晰地说出理由,心里却像明镜般的清楚。

灵魂这个东西,常常是可以感知、可以意会,却很难名状。

比如,眼下我们似乎还不敢称自己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大国,我们确曾有过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有过称誉世界的发明和创造。或许正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久,传统资源太丰厚,反而对历史不够重视。这是人的一个习性:不太看重已经拥有的东西,眼睛老盯着自己所没有的。

而大量的现代城市建设,正是以失去历史感和砍断城市的文化根脉为代价。换来的却是一些不伦不类、半土半洋的玩意儿,或者是在重复西方几十年前的错误。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城市开始患上失忆症,甚至到了不能不为之招魂的地步。

有些灵魂散失严重,已经无法找回的,就得考虑重新为城市铸造灵魂。

历史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产生这样一个城市,是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替代的。差异即美,有差异才有丰富,每个城市的





自然条件不同,界定的空间不同,城市理念和行为形象也不同。譬如大连,是个很漂亮的城市,有着自己突出的地理优势,有一个阶段喊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口号:“将大连建成东北的香港!”第一,大连无论怎么建也绝对不会成为跟香港一模一样的城市;第二,大连如果真的跟香港一样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何况古人早就教导过我们,“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呼下”。

建筑构成了城市的视觉景观,是城市的精神最直观的表达,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格、时尚及技术条件的反映。抛弃了这一切,完全不顾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天下建筑一大抄”,粗制滥造,俗不可耐,轻而易举地就抹杀了城市的灵魂。

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精气神,没有主心骨,丧失了信心之源。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灵魂,只有城市的魂魄才能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

城市的灵魂来自有灵性的建筑,而建筑的灵性是从生命内部放射出来的,是从灵魂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东西。灵性也是一种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成果,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给建筑艺术下任何定义,都必须从这个灵性出发,否则就与艺术不符,跟创作无关。真正的建筑艺术是决不重复,一切都独一无二。正因为建筑有灵性,城市才有活力,会形成自己的氛围,使整个环境显得独一无二。

彼得·波特所说的,在宇宙的中心回响着的那个坚定神秘的音符:“我”——就是创造的灵性。没有灵性的建筑就是死建筑,塞满了死建筑的城市就不可能有灵魂。即使第一眼看上去很现代,第二眼就看出了它的呆板和僵硬,显得失魂落魄。因为建筑体现的不是文化的品位,而是权力的意志,掌权者是什么水平,建筑就是什么水



平……

可见,好建筑是城市的品质,形成好城市的标志。建筑很糟糕,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是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形态和风格,塑造了城市的灵魂。想想我们的城市遭遇,经过了长期的沉睡之后突然惊醒,头脑热乎乎的还没有经过清晰的思考和过滤,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武装,就开始“大跃进”般的大兴土木,房子越建越多,却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城市的魂儿不知被埋在什么地方了……





城市的文脉

还记得雅典奥运会带给世界的惊奇吗？这惊奇不单是因为雅典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而是令世界信服地见证了这成功背后的强大文化优势和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以雅典奥运会所标志的希腊文化的成功，胜过了奥运会本身的成功。

而雅典奥运会的成功，又印证了这座诞生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城，其文脉竟强劲有力地一直延续至今。凡稍有点文化知识的人，提起雅典便会想起希腊神话，想起雅典为人类贡献出的那些文化巨星：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等。

雅典是靠神话和智慧延续了自己的文脉，其外化为神庙、圣山、罗马柱等。

同样，一提起维也纳，人们自然会想到莫扎特、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音乐奇才，还有一些让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门格尔、茨威格。很显然，音乐和哲学也帮助延续了维也纳的文脉。

圣彼得堡，建城只有 300 年，跟雅典相比是一座不值一提的新

